

陶武先组诗

壮怀吟

(一)
苍生入世艰，
寒雨出门难。
锐气驱迷雾，
长歌别远山。

(二)
披肝寻胜境，
悟道写华年。
不啻三番苦，
兼程一路甜。

(三)
莫叹人生短，
无惊暮色残。
图新扬老骥，
笃志迈雄关。

明师

正身崇品格，
高学育贤良。
愿沁风华茂，
情衷孔道决。

匠运

控程凭技巧，
操具靠机灵。
精品能工创，
钟情实业兴。

触景

目送长空鹤，
心痴短笛声。
霞光挥画笔，
水墨纵诗情。

游兴

花香迷彩蝶，
雁语贺阳春。
漫步崎岖路，
寻思岁月痕。

友会青城

年少同窗，古稀会晤；
眷念千言，吟诗二首。

(一)

同窗逐梦步阳光，
别路含辛话昔年。
古堰流连千里远，
今朝感奋一堂欢。

(二)

漫步芳丛乐昊天，
提神爽气扫苍颜。
抒怀恰似岷江水，
度隘何妨玉垒山。

老爸办坝坝宴

□ 张晓天

老爸快80岁了，今年春节他要回农村老家广安华蓥山三溪河办坝坝宴。

这事老爸事先曾给我说过，我当时感到有些诧异，因年底工作太忙也没有多在意。直到快大年三十了，老爸再次问起此事，我才感觉到老爸对这件事非常认真了。既然老爸决心已定，那就办吧。老爸说：这一切都安排好了，我们只管回去就行了。他已托么叔叔在老家操办，客都已经请了。看来老爸自从从我讲了此事后，就已谋定而动了，根本就没有指望由我去具体谋划和安排。

老爸今年春节为何要在老家办一次坝坝宴？这一直是我想要了解的“谜团”。看得出老爸十分在乎这件事，但他又缄口不言。从他的言行举止可以肯定地说：他所办的这次坝坝宴是必须的，而且是有某些道理的。

老爸既然不说，那就随他一起回老家

赴宴吧。我的老家坐落在广安华蓥山下渠江河畔，一个百年老院，百年的风剥雨蚀，已物是人非了。老院历经沧桑，不堪负重。堂屋已坍塌，只剩的厢房也已倾斜欲倒，原亭台楼阁、雕梁画柱的残垣散落在泥墙和瓦砾之中，给人一种“破败”的感觉。回到老家，老爸久久地站在院坝中央，凝视眼前的物景，心里有些不是滋味。老爸曾说：“这老院啊，历经百年，怎么就毁在了我这一辈人的手里啊。”老爸显得很内疚和自责。记得老爸曾经给我们讲过有关老院的一些事情，老院是爸的祖辈建起来的，从这一脉发展至今已是人丁兴旺，其后裔遍及全国各地。而今老院已老，人走屋空。特别是近些年，几乎没有一人居住，一个繁衍了数代人，饱震了历代沧桑与酸苦的百年老院也就这样寿终正寝了。最让老爸感到不快的是，他没有守住和保护好这座老院，因为这个老院曾经在他年幼的

心灵里留下过欢乐和喜悦深深的印迹。

那是解放前，老爸的二爷爷和他的父亲受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一个在老家当甲长，一个在老家当保长，以此来掩护地下党组织工作。他们都是华蓥山游击队的队员，老家的老院便成为了当年华蓥山游击队活动的根据地 and 联络站。小说《红岩》中双枪老太婆的原型刘隆华就曾驻扎在老家的大院里，最让我老爸记忆犹新的，我姑姑出生就是“双枪老太婆”接的生。老爸那个时候还小，还不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只晓得一批人走了，又一批人来了，老爸的父亲和老爸的二爷爷总是忙上忙下，忙得不亦乐乎。后来老爸才知道那就是共产党在做地下革命工作。那段历史和记忆在老爸心里刻骨铭心难以忘怀。老爸有时还饶有兴趣地讲：那就叫不忘初心。老爸这次坚持要在老家办坝坝宴，缘由不是他“不忘初心”啊？

坝坝宴没有在老院办，因为老院已不具备办宴席的条件了，而是在离老院不远处的么叔叔家的院坝里办的。我在么叔叔家看到了老爸提交的请客名单，上面不仅有自家的亲戚朋友，还有一些不认识的人员名字。我问么叔叔是怎么一回事？么叔叔告诉我：你爸主要请了老院这一脉的长幼老少，还有以前所熟悉的地下党员的后裔，他想利用今年春节的喜庆之日与他们聚一聚，叙叙旧。一是家中人要明白，我们都是从老院子里走出来的，那是我们同根同脉同生长的地方，那里有我们的祖辈们激情燃烧过的岁月，更有着一段光荣的历史。尽管老院倒了，但我们这族人的精神不能倒。二是原地下党员多数不在了，和其后辈一起叙叙父辈的事也算是一种纪念与缅怀。么叔叔这么一说，才懂了老爸的良苦用心。老爸的这一举动，不由让我真的对他肃然起敬，他对祖辈们在老屋留下的那些岁月年华的珍贵记忆可说又是一次深情的回眸和展望！

坝坝宴按时举行，老爸显得有点激动。看到这么多同根同脉的老少，看到那些地下党员的后辈们，老爸用他洪亮的声音为开席献词：今天我很高兴，高兴的是你们的到来，让我看到了我们家族的兴旺。特别是我童年时代的这些特殊朋友的到来，更让我激动而感慨。在你们身上，我似乎看到了当年战火纷飞年代里，为了一种信仰，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而骁勇善战的父辈们的身影。今天，我们的祖国更加强大起来了，我们不能忘了我们的先辈们、先烈们。请大家举起杯，为缅怀他们对革命的卓越贡献，传承他们的精神，干杯！这段话，从老爸嘴里铿锵有力地讲了出来。从他饱满的情绪中，我们感到了一种力量的震撼和初心的坚守！

席间，老爸和朋友们所聊的几乎都是先辈们的一些精彩事迹片段，津津乐道，动情之处手舞足蹈，高兴之情溢于言表。新年的阳光暖暖的，照在坝坝宴上，打在席间每个人的脸上，散发着无比的幸福，荡漾出年的浓郁和喜悦……

老爸今年春节回老家办坝坝宴，我总算明白了他的真实原因和用意，我也算清楚了一个退休多年的老党员对信仰的执着与坚守的情怀。从老爸的身上，我再次被信仰的力量与伟大所感染，人到老年，还那样恒心恒志，不忘初心，矢志不渝地坚守那份信念，真是难能可贵！

我终于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做一个有信仰的人，一定会是一个很开心很幸福的人！



如果股票能够倒着做……

□ 冯大力

总有朋友问我炒股赚钱的秘诀。我总是坦诚相告：“一要精选个股，二要高抛低吸。”多数人觉得这个答案没有说到点子上，干脆引导着我：“你就别给我讲这些了！直接告诉我买啥、啥价位买、啥价位卖就行了。”这时，我就真的无语了。

后来，我在朋友圈看到了对“买啥、咋赚钱”的神回复，一是“掷骰子”，二是“倒着做”。这让我很受启发，不能不对回复人肃然起敬了。继而，我感到有点惭愧，责怪自己的回复确实过于墨守成规，不能满足提问者人轻松赚钱的愿望，等于给别人讲了绝对正确的废话，往深处想是有点对不住人家的。

从识字读书开始，我接受的都是传统教育，始终相信“天道酬勤”的道理，还背诵了一大堆有关“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名言警句，如“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成功=99%的汗水+1%的运气”，“天上不会掉馅饼”，等等。在我看来，单纯依靠运气或者投机取巧而能够成功，要么是大概率事件，要么是可持续发展的，把成功放在依靠运气或者投机取巧上面，不是对自己不负责，就是太愚蠢。固执地相信自己的运气或者“万一的成功”，要么是迷信思想在作祟，要么是守株待兔思维在作怪，病根都在懒惰上。

我的炒股经历印证了这种教导真实不虚。我经历了1992年以来的几次大牛市和大熊市，几乎每次都是牛市时账面富贵，熊市时赔了本金。2015年股灾前后账面价值的悬殊让我第一次感到了炒股的痛苦。这种痛苦促使我反思两个问题：一是，我为什么总是赚了数字亏了本金？二是，怎样做才能赚钱？

股谚云：七赔二平一赚钱。这说明炒股亏钱者多，能够赚钱者少，也证明了“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是句金玉良言。那么，一轮牛熊下来，我为什么总是亏钱呢？认真反思后，我不能不承认：尽管我炒了二十多年股票，但是，我总共花在股市研究上的时间可能还不到一年，我总是听消息炒股，凭感觉买卖，毫无主见。没有主见的原因，是自己不爱研究，不愿思考，不掌握能够形成独立判断的数据。买啥、啥时候买以及啥时候卖等都是向别人打听的，所以，我的买卖是随意的，没有根据的，也是没有自己的判断的，遵守纪律也就成了无根之木。这么多年，除了股市走牛时看看盘，我花在股市上的时间确实是少得可怜的。既如此偷懒，我不亏钱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了。

那么，怎么做才能赚钱呢？总结自己二十多年股市投资的教训，我不得不承认：要想炒股赚钱，先要练就真功夫。这些真功夫至少应该包

括五个方面：一，必须具有独立研究并正确判断宏观、中观、微观基本面的能力和认真的态度；二，买进个股前，必须能够理解其业务、财务、市场地位以及它所处的行业及其逻辑，必须至少研究其在近两个经济周期内的市场地位变迁及股价波动规律，必须能够结合市场状况对其进行合理估值并判断其可能的市场价格，必须能够理解其股性，必须大概判断出主力的成本、进入时间及操作风格，持续关注其股价走势不少于三个月，必须逐条列出买进及卖出的条件，必须设定止盈点和止损点；三，要有耐心等待个股回到合理价格区间，绝不急躁冒进地高位买股票；四，必须坚守三个铁的纪律——不理解的股票坚决不买，不在盘中随意决定买卖股票，买进的个股必须执行止盈止损的纪律；五，买进股票后，随时关注买卖条件的变化，并据此适时作出新的决策，并立即执行。这些真功夫概括起来就是十六个字：研究透彻，等待时机，遵守纪律，高抛低吸。

反思总结后，我决定继续投资股市，把懒惰的学费通过勤谨挣回来。近三年，我每天花在与股票投资有关的工作上的时间都不少于8个小时，并坚持天天反思总结。果然天不负人，近三年我都获得了满意的收益，今年实现了开门红。

不过，说实话，这钱赚得很辛苦。与“掷骰子”“倒着做”相比，实在是笨得很，苦得很。如果我也能够通过掷骰子在股市赚钱，就坚决不会按照现在的笨办法去做。如果真的能够倒着做股票，我也愿意随便便地把钱赚了。

掷骰子赚钱的关键，是运气总在自己这一边；倒着做的关键，是必须能够找到对手盘。而我，从来都不在敢相信运气总在自己这一边，至今也没能够找到倒着做的对手盘，因此，只好继续坚持按照自己的笨办法赚点辛苦钱。

我之所以无语，是因为我与提问者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人家之所以那样问我，一是可能相信我，二是希望我能够像神仙一样给他一个轻松赚钱的确定的答案，让他能够躺着就把钱赚了。是啊！仅以A股而言，从三千多只股票中选择出能够确保赚钱的投资标的有多么艰难的一件事啊！高抛低吸或者者低吸高抛，则更加费心劳神。我就经常误判了K线，做错了方向。让在别人像我一样去辛苦地赚钱，实在是别人仁的。对提问者而言，如果我能够每天都给他推荐一只天地板的股票，且通知他于跌停时立即买进，静等当天收在涨停板上，该多好啊！

也许，再有人问我炒股赚钱的秘诀时，我也该推荐这两个轻松的方法——掷骰子，或者倒着做。至于是否真行，呵呵，让人家高兴高兴嘛！

难忘儿时坐火车

□ 顾丽雯

“拉大锯，扯大锯，她家门前唱大戏，接闺女，叫女婿，外甥，外甥女都要去……”每当听到这熟悉的歌谣，总让我陷入儿时的回忆。是啊，去外婆家是我们兄弟姐妹最奢望的，因为不仅外婆会给我们准备好美味佳肴，更重要的我们还会坐上一回火车！坐火车是最高兴的事情，那也是向伙伴们炫耀的资本。

外婆家在距离我家很远的北部山区，去外婆家要经过国道，过条河，绕过一座山，对了，更有铁路。上世纪70年代末交通还不发达，妈妈带我们去外婆家就坐火车。每次去外婆家，妈妈都要带我们到离家15里地远的一个小火车站去坐火车，然

后中途中转一次，才能到外婆家。那时的火车是绿皮的，而且是烧煤的，行驶起来火车头冒着浓烟，发出“哐当、哐当”的响声。不过，我们稚气的脸上满是新奇还有满足。坐上火车，眼睛就开始左看、右看，前看、后看，看着形形色色的人们的穿衣打扮、举手投足，听着他们那南腔北调，感觉比看一场电影还要享受。时不时还趴在车窗前瞧上一会儿窗外一闪而过的风景，也令我小脑袋里冒出很多的遐想。心里那是甜滋滋的！

记得有一次，因为搭乘生产队的马车，而马又是小马驹子，左拐右拐的就是不顺路。等停一阵走一截地到了火车站，

就错过了坐绿皮火车的时间，火车早已开走了。妈妈就带我们搭上运送煤矿工人上下班的小火车。这种小火车很简单，没有普通火车那么大的车厢，就像小房子一间一间连在一起，而且火车也不是绿皮火车，是黑色的，里边有简单的桌椅。上车后，矿工叔叔们就把我们几个孩子抱到座位上，其中一位叔叔还往我们手里塞两个苹果。现在想想，那岂止是两个苹果，那是工人叔叔的一片心啊！妈妈和我们的心里都是对工人叔叔的感激！

还有一次坐火车，妈妈和之前的同事——一位女老师意外重逢，两人分外激动，相互倾诉着离别之后的境况。教师阿

姨告诉妈妈她还在教书，又问妈妈在做什么，妈妈说在家里侍候老人还有孩子。阿姨听后连连叹息，唠叨妈妈不应放弃教师生涯，毁了自己的前程。妈妈这一次一路无语，可我知道妈妈是痛苦的，更知道妈妈是为了久病在床的奶奶、爷爷和孩子们不得已而为之啊。那次坐火车自然成了妈妈心痛的记忆，也使我们几个孩子明白妈妈为这个家付出了许多，包括她放弃自己的事业！

儿时坐火车是欢乐的，虽然也夹杂着些愁绪，可在我心中都是永恒的记忆，都是美好的回忆。坐火车，陪伴了我的童年，也点缀了我的童年，难忘儿时坐火车！

主播陈笛

□ 杨嘉利

陈笛，成都电视台二频道新闻主播，曾多次主持“快乐男声”“超级女声”四川赛区比赛，算得上是成都播音界炙手可热的人物。然而，我认识陈笛时，她刚刚在播音界崭露头角，和我刚刚在文学上起步一样。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是，那时，陈笛在电台朗诵我的诗作《当生命的钟敲响起来的时候》，在听众中引起很大反响，不少听众还写信到电台要求重播。对于这件事，当时和陈笛同在一个节目组的著名电台主持人陈革感慨地说，他在电台工作多年，听众写信点播诗歌还是头一次遇上……

事实上，和陈笛相识是在认识陈革后，不过时间上仅隔了一天。当时，“四川经济广播电台”开播不久，陈革主持了一档文学节目《竹林笔会》，我便去送稿给他，没想到陈革竟邀请我第二天中午和他一起做《竹林笔会》的访谈直播。第二天，我便又坐公交车赶到位于成都红星路的省电台。

刚到电台大门，一个小伙子便上前问我：“你是杨嘉利吧？我叫陈笛，是陈革老师叫我来接你的。”

陈笛这个名字，我一点也不陌生，他和陈革主持同一档节目，从电台里经常听到他的声音，觉得他比陈革年轻很多。果然，眼前这位英俊帅气、留着时尚发型的小伙子，看上去也就20多岁，年龄和我差不多。做节目时，我得知，陈笛和当时这家新开播电台的很多年轻主持人一样，是刚招聘的新人，陈革则是他们在播音上的指导老师。

和陈笛第一次打交道，我们的交流并不多，他把我带到陈革的办公室后，便去忙他的工作了。

电台节目，那时候大多设有男女主播，分成两组轮流主持。比如我投稿的《竹林笔会》，就是当时四川经济广播电台中午时段“岷江新潮”的一个小栏目，陈革和陈笛便是这档节目的男主播，他们的女搭档分别叫剑霞和赵晚，都是红极一时的广播人。不过在我的印象中，陈笛主持《竹林笔会》的次数并不多，他主持的节目大多是时尚、好玩的内容，我很少听他在节目中朗诵诗歌。所以，尽管和陈笛有了接触，可我后来写了诗和散文，还是会交给陈革。陈革朗诵诗歌在我听来真是一种艺术享受。

但有一次，我去给陈革送稿时，他却不在于办公室，我便把诗稿交给陈笛，原本打算请陈笛转交给陈革，没想到他看了我稿笺纸上字迹歪歪斜斜的诗作后说：“这样吧，我今天中午就安排把你的这组诗播了。”

果然，下午1点多钟，我正走在大街上，突然就从街边商铺的收音机里听见陈笛和赵晚正在广播我的组诗《当生命的钟敲响起来的时候》。

当时在成都，听经济电台广播简直成了时尚，从早到晚这家电台的台标音乐会不时传进我的耳朵。所以，走在大街上竟能听见自己写的诗从经济广播电台播出来，那种感觉真是既美妙又神奇。和陈革的朗诵风格不同，陈笛朗诵的这组诗时，连背

景音乐也选择的是当时的流行歌曲，让人感觉很新鲜。难怪这组诗播出后收到了很多听众来信，要求重播这组诗。

因为这组诗，我和陈笛的接触后来就多了起来，也常会把我写的诗和散文交给他广播。这样的时光并没持续多久，我开始做新闻采访，写诗、写散文就渐渐少了，自然也很少再给电台投稿。再加上每天需要外出采访，后来和陈笛就完全没有了联系。

记不清是2006年还是2007年的夏天，一天晚上我在家中写稿子，突然听到电视里传来一个声音：“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笛……”尽管很多年没听过陈笛主持节目了，可他的声音还是让我一下子听了出来。我急忙来到客厅，电视上果然是陈笛正在主持一场选秀比赛。

10多年了，我又一次见到陈笛，而且是在电视上。让我感慨的是，虽然此时电视上的陈笛依然年轻，朝气蓬勃，但主持风格却更加稳健大气。此后，只要电视上有陈笛主持的节目，我就会格外留意。是啊，从认识陈笛，到在电视节目上看见他，他已从一名广播主持人蜕变为优秀的电视主持人。

2011年三四月吧，蒲江县搞了一次春茶节，我去采访，还没到开幕式现场就听见了主持人的声音，不用问，我便听出是陈笛在主持。中午活动结束后，陈笛从舞台上下来，正好遇见我，他竟一下子叫出了我的名字：“杨嘉利，这么多年你还好吗？”当初我说我也在做新闻采访时，陈笛很意外：“是

吗？想不到我们还做了同行。”

因为要赶回电视台播新闻，陈笛那天没能和我聊上多久。临走时，他叫我记下他的手机号，并说：“往后多联系，有事就给我打电话。”但又过了好几年，我和陈笛还是联系不多。毕竟他如今已是电视台的新闻主播，每天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自然不好常去打扰他。

去年9月，我的诗集《彼岸花》出版，我供职的报社打算为我做一场诗歌分享会，需要邀请一些朗诵嘉宾，我自然想到了陈笛。毕竟20多年前，陈笛把我的诗歌朗诵得感人至深。我随后便尝试在微信上向陈笛发出邀请。

陈笛爽快答应了，并叫我把需要朗诵的作品发给他，他要提前做准备。陈笛做主持人已近30年了，按说登上舞台朗诵几首诗，对他来说完全是驾轻就熟的事，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叫“小菜一碟”，可想不到他还会叫我先把诗稿发给他做准备，可见他对待工作非常严谨认真。由此，我也突然明白，不管做什么事，只有认认真真、脚踏实地，才能干出让人骄傲的成绩。

尽管在我的诗集分享会上，由于电视台临时有活动需要他主持，陈笛最终没能来到现场。但他给我发来了一条微信，是这样说的：“嘉利，不能去参加你的诗集分享会，真的很抱歉。下次吧，等你下一本诗集问世时，我一定要好好朗诵几首你的作品，我相信你的诗一定会感动所有人……”